

早晨在起点站上车,常会遇到这一老一小。车途中,一遍又一遍听老人对小女孩讲些重复又重复的话:“宝宝,今天早饭吃得蛮好,在幼儿园里要乖。”“宝宝,晚上外婆给你烧老好吃的菜。”后来遇上她们,我就特地找离她们远点的座位。倒不是嫌老人话唠,而是她疙里疙瘩的普通话让人受不了,就像吃夹生饭般的难受。

瘦弱、讲上海话的徒弟另眼相待,在体力活上还给予不少照顾,所以我对苏北话有一种亲切感。后来进机关工作,偶尔听到有位同事“秀”了几句苏北话,就像见到老乡一般。其实,她是地道上海人。那些年在苏北插队,上调当了

上海闲话

郭红解

老师。上课时不少学生普通话听不懂,要求老师讲他们家乡话。这下她难了,插队多年,苏北话会几句,但要诵读课文,功力差远了。为了能当老师,她下工夫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苏北话,在学生和家长中很有亲和力。她用苏北话给我诵读了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

……绘声绘色,极具语感,像是在念淮剧中的对白。那些年,上海话在外名声不太好,外出开会,在外地同行面前,上海同事之间切忌说上海话,不然会被引起“排外”的误解。外地同行说,到你们上海买东西,营业员很冷淡,只讲上海话,问了几句还搭不上一句。或许当年是有些上海人有地方优越感,对上海闲话讲勿来称之为“米西米西炒咸菜”,但也

可能是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而怠慢了外地顾客。如今上海商场,哪个营业员不会讲普通话?

那天晚上,在黄浦剧场看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创作演出的曲艺专场《OK民生》,邻座竟是一位中学生。我好奇地问他:“依听得懂口伐?”“哪能会听不懂,笑煞脱了。”原来男孩子的母亲喜欢听独脚戏,他也耳濡目染喜欢上了,今晚母亲没空,他单独来看了。看来,年轻人中还是有会讲上海话、喜欢上海闲话的。欢笑声中意外迎来了“老娘舅”柏万青。柏阿姨说,在市人大代表大会时,王汝刚请她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独脚戏作些宣传,她慨然应允,于是特意从电视台录制现场赶到这里当嘉宾客串。“老娘舅”用上海话有声有色讲述了调解中的几个故事,赢得全场一片掌声。

这些年单位新进了不少新上海人,流行讲普通话。山东籍的小胡却亦步亦趋地学讲上海话,虽不流利,但还流畅。问及学上海话的缘故,是更方便与大家交流;问及快速掌握的“秘诀”,是“勿要怕难为情,开口多讲。”看来,对上海话传承不必过于担忧,上海闲话还是要讲下去的。

一次,我忍不住问老人:“小人上海闲话听不懂?”“听倒听得懂点,就是讲勿来。”“小人爸爸是新上海人。”“也是老上海人,伊拉从小搭小人开国语,我只好跟形势了。老早子汉语拼音没学好,迭格年纪再开国语终归半生不熟了。”老人对被讲普通话有些无奈。

记得我上学时,正逢大张旗鼓推广普通话之际,语文课上先是学注音字母,后是学汉语拼音,但放学后除了背诵课文外,不会再去开国语,偶尔有人蹦出句国语,大人会讲伊“老茄来”。大楼里“五洋杂居”,南腔北调,一些称呼也会带上籍贯,比如宁波阿婆、绍兴爷叔、苏州师母、小山东、小福建。家长里短,上海话中夹杂着各种方言。印象中除了广东话、福建话难懂外,其他方言还听得懂。

刚进厂时,周围的师傅都讲苏北话,一些年龄相仿的工友也会一口苏北话,用苏北话跟师傅套近乎更容易些。在这样的语境中,上海话很弱势。但师傅们并没有对我这个长得

今宵灯谜

彭培炎
过访仲弟
(京剧目合称)

昨日谜面:锦书难托,山盟犹在
(四字书法用词)

谜底:笔断意连

筷子谜语

劳燕

二十四史《魏书》里有一则谜语:“眼则俱眼,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脏不入己。”猜个日常用品。是什么呢?筷子。说白后,再看这谜语,形象逼真,诙谐有趣。谜语载入正史,也许就是要人们不要小看了这筷子。

其实民间还流传着许多筷子谜语,不仅有趣,还极富人情味。如:

“姐妹两人一样长,厨房进出总成双,干股苦辣酸甜味,总让他们第一尝。”

“身体生来几寸长,竹家村里是故乡,吃进多少辛酸味,终身不得见爹娘。”

前些时候流行过一个段子,说一美女在网上搜索理想男人,输入:帅、有车。结果出来是象棋;美女再输入:有房、有钱。结果是银行;继续输入:有安全感,体贴人。结果是奥特曼;美女不甘心,又把如上条件全部输入,过了不久,结果显示:奥特曼在银行下象棋。

小姨曾经找理想男人的标准是“奥特曼”,只是附加了一条,不能是秃顶。据说当年为了那个“奥特曼”,小姨放弃了留在城里的机会,随“奥特曼”双双去了某乡镇小学当上了乡村教师。

“奥特曼”变成我姨爹后,岁月神偷,很快肚凸顶秃。小姨常常懊恼地说,我这辈子最不喜秃顶男人,谁知偏偏就嫁了个秃顶男人。后来两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调进城后,在租住的房子

海洋中的“活鱼雷”

冯忠方

海洋中有一种剑鱼,它游动时,凭着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度,常常扑击船只。扑击的情景令人惊奇,它挟着一道白色的海浪,拼命地冲向船只。船只遭到突然的袭击后,被刺穿一个大窟窿。因此人们称它为“活鱼雷”。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油船“巴尔巴拉”号在大西洋上航行。船员们忽然看到远处一个细长的黑东西,飞快地向油船扑来。顷刻间,发出震耳的响声。接着,海水从一个窟窿里涌进了船舱。油船是遭到了鱼雷的袭击吗?不是。而是碰上了箭鱼的进攻。这条箭鱼用它那上颌突出的锐利的“剑”穿透了船舷。当它拔出“长剑”后,又接连扎穿了两个地方。最后,箭鱼无力拔出自己的“长剑”,乖乖地当了俘虏。英国凯新屯博物馆,现在还陈列着一块被剑鱼攻击的船板,这块板的外面包着钢皮和铜皮,但是,碰着剑鱼的长剑一撞,如同快刀插进泥沙一样,把板刺穿,入木深达半米之多呢!

剑鱼还常常和鲨鱼在一起围攻鲸,可是鲸被击败后,鲨鱼拼命饱餐鲸,而剑鱼并不分享一点战利品,却掉头不顾地走开了。

七夕会

时尚感觉

里,小姨无比失落地大发感慨,假如老天爷能让我再选择嫁一次,我一定找一个有房有钱的男人。瞧瞧,一经现实磨砺,理想男人的标准就从“奥特曼”变成了“银行”。

去年表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象棋奥特曼”,那人是研究生,某单位工程师,待人接物有礼有节。我们全家都替她高兴,觉得像表妹这种中等之姿,能碰到这样的高脚胖,肯定会心甘情愿地很快把自己嫁掉。

谁知道,今年转眼过去了一半,表妹却岿然不动。那天,我们向她问及此事,表妹语出惊人,说“象棋奥特曼”并不是她心中的理想男人,虽说比这些年相亲

见过的其他男人强那么一薄片,可有点胖,不像年轻人的身材,且自己没买房子,结婚后只能跟他爸妈同住……生生出说出一堆不理想的理由,让我等瞠目结舌,相当无语。真没想到,在我们大家看来还算理想的理想男人,却似乎离表妹心目中的“奥特曼在银行下象棋”还相差甚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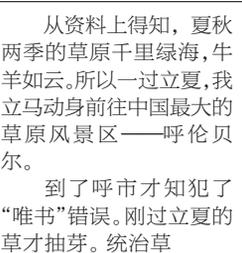
我曾经也是千挑万选打算找一个“奥特曼在银行下象棋”,哪知,刚上班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个“象棋”,某重点高中的美术老师,人见人说话,花花也败。太帅的男人可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男,谁愿意婚后面对帅男战战兢兢过日子?最终因“象棋”太帅而忍痛割爱。没过多久,亲戚给介绍认识了一个“银

夜光杯

理想男人不理想

黄良琴

鉴于此,理性的做法应是尽快评估白菜等农产品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的危害性,健全相关法规,虽然任何标准和监管举措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应对花样迭出的违规行为,及时跟进,堵上漏洞。一旦反应滞后,无法及时撑起保护伞,消费者权益益就将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暴露于危险之下。甲醛白菜“过河”四年了,监管还要摸多久石头?



从资料上得知,夏秋两季的草原千里绿海,牛羊如云。所以一过立夏,我立马动身前往中国最大的草原风景区——呼伦贝尔。

到了呼市才知犯了“唯书”错误。刚过立夏的草才抽芽。统治草原的仍是黄色,自然界的夏天远未到来。万里来寻草原,看到的是苍茫的黄色。我惊呼上当。旅行社明明说草已绿了,经办人还用手指甲比划了一下,“草长这么高了(二三厘米)。”怎么办呢?总不能打道回府吧。黄草也得看啊。罗丹说:“生活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我努力在黄色中寻找美。在铺满金子的草原上,到处是悠闲的牛羊、奔驰的骏马、翱翔的苍鹰、飞转的风车。湛蓝的天幕上,飘着洁白的云朵。草原风情不因黄色减弱,相反,因为只我一个游客,情意更浓了。司机兼导游小田,开着他的私家车陪我。在蒙古包里,喝新鲜奶茶,吃手拉牛肉面,听老牧民讲成吉思汗的故事,一群人围拥着我,争着给我诠释、介绍,让我感受到了一颗颗金子般的心。

行途中,不经意间,我发现绿色……

在火烧过的公路边,在牧场水洼地,在阳光充足的山坡,生长着一团团稚嫩的青草。我俯身察看,有的只是路肩边一丛,有的是水边一畦,有的却连成一片,伸向远方。虽然弱小,在春风的沐浴下,它们点着头,舞着身子,似乎在欢迎我提前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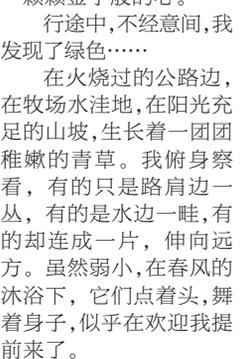
寻找绿色

方诗庆

我喜出望外。虽未见茫茫绿海,却目睹了初绿的草原,见证了草原由黄转绿的过程美。从海拉尔到满洲里路上,到处是黄绿相间的色彩,稚嫩的绿向黄色漫去。离满洲里四十公里处有一山坡,山顶上是黄色,山腰上是绿带,绿带下露出黄肚皮,山底像是穿着绿色的宽裙。黄绿层次异常分明,整个一幅新旧生命博弈图。

我从未对色彩这么认真地关注过。生于江南的我,每天被绿色包围,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现在看来,绿色真是弥足珍贵。特别是对于北方,对于草原,绿色就是生命。是牧民梦回的春天。草返青了,绿了,可以出门放牧了,种庄稼了,着手劳作了,新生活开始了。

一路看着,前方突然出现一处非同寻常的风



景。庞大的山坡上,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墨绿。问小田,前边山坡上是什么?他兴奋地说,是草原啊,绿草啊。现在正是青草疯长期。一天一个样,昨天我们经过时是浅绿,一夜之间,变墨绿了。

小田停车,我们一起越过草地,奔向绿色。我俯身细看草芽,为何这里的草长得这么好?小田说你看草芽儿都有黑茬,准是去冬这儿失了火,草化作肥,近期又逢一场好雨,草提前生长了。

还有什么比送我绿色,送我绿色草原更珍贵的呢?躺在软软的草原上,呼吸着甜美的空气,仰望着蓝天白云,幸福地喘息着、咀嚼着、享受着。我终于在五月草原,找到了梦幻般生命的绿洲。

脱发一直困扰许多中年男性。许多患者在头上涂了各种生发药水,或口服了这样那样的药物,可是收效甚微。秃头药物治疗,仅能减缓或阻止秃头的扩大。最近,从国外传来了一个消息:外国科学家已在实验室内以干细胞培植人工发囊取得成功,有望治疗秃头。

这个消息可靠吗?先让我们对脱发的成因作些分析。秃头或光头,又名秃发,指头发不正常脱落,可以由荷尔蒙失调引起。营养不良、遗传、疾病、心理压力、情绪、内分泌失调、接受癌症治疗均有可能致秃头。头发脱落,关键是发囊脱落。干细胞是人的种(或称种源)细胞,可在实验中让它发展成血液、骨髓等各种人体组织。科学家们设想,如果用一办法,能使头发的毛囊再生,那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秃头问题。

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研究小组从实验鼠皮肤上获取了两种干细胞,并在实验室中将它们培育成毛囊,然后将这种人工培育的毛囊移植到本身没有毛发的实验鼠皮肤

上,结果后者成功长出了毛发。分析显示,移植的毛囊与周围的皮肤和神经等组织融合良好,在毛

发脱落还能继续长出新的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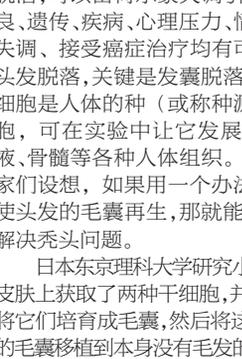
据国外研究人员介绍,他们从一名人类秃头症患者的头皮上提取了相关组织,并按同样方法培育出毛囊,移植到实验鼠皮肤上后也能长出毛发。如果将这一技术用于临床实验,并获得成功的话,那么,秃头症患者将来也许只需提供一些头皮细胞,通过激活活表皮中的黑发的干细胞,使得人体皮肤的毛囊自然重生,让那些头顶出现“地中海”的人重新“黑发丛生”。

除了头发再生外,外国科学家还发现,通过对人工培育毛囊的同时,还可以改变其中的细胞构成,从而控制毛囊移植后所长出毛发的密度和颜色。不过科学家还宣称:至少要花5到10年的时间,脱发人士才能用自己的干细胞培植头发,然后移植到自己头上。近年来,我本人也在作克隆毛囊细胞的临床实验,但是,发现要完成这个干细胞发囊移植的工程,还有许多关键问题有待解决。因此,在临床上取得以干细胞培植人工发囊成功之前,最有效的解决脱发问题,还是应当以自体毛囊移植,即人工“种”头发的办法。

所谓“种头发”,即在头戴式显微镜下,手持比拔眉毛的镊子还小的纳米宝石刀,从病人后脑毛发生长旺盛处取下一粒粒健康的毛囊,然后再按头发的自然生长方向,移植在脱发部位。这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一劳永逸地解决脱发问题。植发是无痛的,无需住院,一个上午或下午就可以解决问题。(作者为上海解放军455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毛发移植中心主任)

干细胞能治秃头症吗?

李桂海



“奥特曼在银行下象棋”,那只是我心中理想男人的标准。当我带着又瘦又小、老实木讷的小杨出现在家人面前时,我们全家莫名惊诧齐声问,这就是你心目中的理想男人?我弱弱地答,他对我好!后虽家人一致反对,我还是坚持嫁给了他。

再完美的“奥特曼在银行下象棋”也终究敌不过他对我好!好在这些年,我家那个其貌不扬的小杨居然一步步正朝着“奥特曼在银行下象棋”奔着,我心甚慰。

成功的爱情不是力求寻找一个理想男人,而是让一个男人按自己理想的方向奔过去……

甲醛白菜的监管

张枫逸

近段时期,白菜俨然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先是「一棵白菜顶一斤半猪肉」,让马大嫂们感叹吃不起,如今,甲醛白菜保鲜的做法曝光,更是让人大呼伤不起。对此,有专家紧急支招,买到大白菜后执掉外面的「一层」,清水冲洗后再浸泡一段「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洗掉甲醛。然而,如此马后炮式的自我防范,并不足以让公众安心。

甲醛溶液最初是在水产品中发现的,后来逐渐被运用到看到了相关法规和监管体系的漏洞。一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没有明确规定可以使用保鲜剂,添加剂范围和剂量,只是笼统要求「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导致没有被明确列入监管范围的甲醛遭非法外。同时,由于甲醛未被明确禁用于初级农产品中,有关部门检测蔬菜农药残留时也没有这一检测项目,甲醛白菜得以一路绿灯,大摇大摆地进入市场。制止商贩使用甲醛,尽管有关部门采取的政策,却仅仅是张贴警示标语,使得甲醛保鲜的做法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



化学食品 戴继斌

看草芽儿都有黑茬,准是去冬这儿失了火,草化作肥,近期又逢一场好雨,草提前生长了。

还有什么比送我绿色,送我绿色草原更珍贵的呢?躺在软软的草原上,呼吸着甜美的空气,仰望着蓝天白云,幸福地喘息着、咀嚼着、享受着。我终于在五月草原,找到了梦幻般生命的绿洲。

看草芽儿都有黑茬,准是去冬这儿失了火,草化作肥,近期又逢一场好雨,草提前生长了。

还有什么比送我绿色,送我绿色草原更珍贵的呢?躺在软软的草原上,呼吸着甜美的空气,仰望着蓝天白云,幸福地喘息着、咀嚼着、享受着。我终于在五月草原,找到了梦幻般生命的绿洲。

看草芽儿都有黑茬,准是去冬这儿失了火,草化作肥,近期又逢一场好雨,草提前生长了。

还有什么比送我绿色,送我绿色草原更珍贵的呢?躺在软软的草原上,呼吸着甜美的空气,仰望着蓝天白云,幸福地喘息着、咀嚼着、享受着。我终于在五月草原,找到了梦幻般生命的绿洲。